



带枪的裸女

〔拉脱维亚〕安·科尔别尔戈斯著
善 仁 译

2.4

帶 枪 的 裸 女

〔拉脱维亚〕安·科尔别尔戈斯 著

善 仁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91年·哈尔滨

АНДРИС КОЛЕЕРГС
ОБНАЖЕННАЯ С РУЖЬЕ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84

责任编辑：张晔明

封面设计：北 辰

责任校对：李睿玲

带 枪 的 裸 女

Daiqiang Dè Luonü

(拉脱维亚)安·科尔别尔戈斯 著

善 仁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58/16

字数：148,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07-01269-1/I·264 定价：3.50元

引 子

枪举得太早，手臂很快就麻了，准星象一个金光闪闪的小点，在双筒烤蓝枪筒之间跳动起来。

楼下，犹如从一口深井里，传来迪姆达的脚步声，持枪人不无目的地数起迪姆达的脚步声来。还要等多久，迪姆达还要走多少步？二十步？三十步？

下面的楼门吱的响了一声，然后砰地一声打开了。

枪又重新举了起来，枪托又紧紧地抵住肩膀，瞄准器的缺口和准星形成一条直线；撞针敲击了一下火帽，又一下——枪声响了。

迪姆达战栗了一下，停住脚步，然后扭脸转向朝他开枪的窗口，他的面部呈现出一种极度惊诧的神情。接着他又踉跄了几步，似乎想跑向院子中心，可到底还是仰面栽倒在地，呆滞的双眼望着这座房子和这个城市上方可爱的蔚蓝的天空。

凶手没看见迪姆达是怎样栽倒在地，没看见鲜血沿着院中的柏油路面流淌的情景，也没有看见被血粘在一起的头发。枪响后，凶手立刻逃之夭夭。逃离现场的时间是经他事

先以分秒计算好的，虽然时间很紧迫，但他确信，只要不发生意外，他必成功无疑。

各家的窗户都打开了，居民们开始呼喊相问，人人都设法想让别人去做点什么，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气氛，只有住在二楼的那位老头儿没有惊慌失措，唯独他知道该怎么办——他打电话向民警局报了警。

“死了吗？”值班民警似乎还不大相信。

“死了！”老头儿回答道。“死人我见得多了，我连摸都不用摸，一看便知他已咽气了。”

第一章

当刑侦处的人上楼时，一个穿风衣的人正站在电梯旁边。处里的大警犬本来和他很熟，可此刻却表现异常，做出一副似乎没有看见他的样子。

手牵一条长长的帆布做的系狗皮带的中士和穿风衣的人打了一个招呼：

“早晨好，上校同志！”

“早晨好！”阿尔尼斯也向上校问候。在康拉德上校看来，阿尔尼斯虽是一个刚近三十的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但审慎、稳健。他属于那类才华横溢，但在同行中又没有哪一方面能高人一筹的人。这类人是优秀的工作人员，然而在众人之中由于从不显山露水，因此也就默默无闻。

上校一一回答了同事们的问候。

“那儿大概是地下室吧，”阿尔尼斯里头朝下面的楼梯点了一下。中士立即明白了阿尔尼斯的意思，他准备放警犬在前面引路，由于楼梯太窄，他打算解下系警犬的皮带。

“应该等等别尔图利斯和那个女管院

人……我想，下边不会有人的。”

“还是应该查一下……难道钻进哪家屋里了？”上校说。

阿尔尼斯耸了耸肩。他觉得最好还是执行命令“查一下”。这句话是很有内容的。它说明阿尔尼斯他们应等到别尔图利斯的来到，然后把两把锁送去化验，试验室将作出判断是否有人曾使用过万能钥匙或配制的钥匙。如果推理的话，罪犯也许是两人共同作案，同伙把开枪的人锁在顶间里，自己回屋里去了。把顶间门打开后应仔细地查看一下里面，看看能否从房盖上窜到另一个楼顶上，看看是否有什么足迹。

“他要是以为我们在这住宅里找不到他的话，那他就是个天大的傻瓜。”康拉德上校嘟嘟囔囔地说道。

这带有神秘色彩的“他”字是侦讯处的工作人员在十四点五十五分开始使用的。当时阿尔尼斯得知案件发生后便沿着长长的走廊去找车到发案地点去。在这之前他给康拉德打了电话，要把第二辆车派到他家去接他，但康拉德上校说自己步行去，因为他家离发案地点十分近。前面所说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他”字，不代表男人，不代表女人，也不是某个职业的代表；“他”，表示敌人，表示杀人犯，表示侦讯处应抓到并交给检察院处理的人。之后将是开庭审判，将给他以惩罚，不过这已不是侦讯处的事了。

从楼下传来关门的声响，先是住宅的门，然后是电梯的门。电梯很快下去了。

阿尔尼斯走到窗前看了一下，但什么也没有说。康拉德明白下面已注意到电梯的行动，会截住电梯里面的人。

“我还认为这楼没一点气息了呢，看来并不是这样，”

康拉德说道。

即使康拉德他们不认识现在在院子里进行工作的任何一个人，这个刚刚从电梯上下来的人他们也会一下子辨别出来的。他与这些严肃的埋头工作的人太不相同了。这个人前额宽阔，一张受看的脸上垂着两撇时髦的、梳剪的很细心的胡须，黑色的运动头也理得很利索。他的年龄很难判断，不过怎么也超不过三十岁。他身上穿着天蓝色带白边的运动上衣和裤线笔挺的黑裤子。

这个人坐在残废人用的轮椅里。在阳光的照射下，镀铬的挡泥板和拐杖闪闪发光。向前移动时他用一双白白的、柔软的手转动着轮子。康拉德发现他的动作十分灵活。

“您想和我们谈谈吗？”在这个人之后下到院子里来的康拉德问道。

“不……我……我们……想知道是否还有救吗？”他不好意思地说道，又很快地补充了一句，“我是他同屋的邻居，他叫迪姆达。”

“您上楼吧，我们这就上您那里去。”

“他……死了吗？”

“是的，他死了。您去吧，我们这就来。我们很需要您的帮助，要看一下死者的房间。”

“他竭力不表现出他是多么激动，”阿尔尼斯默默地想。可他并不知道康拉德也发现了这一点。

059522

侦查之外的故事

从春天起，摄影师迪姆达就为要拍一张“带野猪的静物照”而苦苦琢磨。

这主意是由于有一家生产猎枪的大商行要搞广告竞赛引起的，这张广告应具有吸引各国买主的能力。应当说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因为想从几百页厚的广告目录里突出出来，使读者们产生极深的印象，最初真叫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进一步了解了竞赛条件，又一次翻阅了广告目录之后，迪姆达决定不参加了，因为拍竞赛照片是一项十分费力的事，只有在成功的情况下才能带来满足，然而这样的幸运儿五百人中才能有一个。他能拿出什么与那些露着珍珠般牙齿和挑逗性的女影星们去竞争呢？好了，就算他能找个漂亮妞，甚至是特别漂亮的，去劝她为广告竞赛拍照，就算她会克服根植于人们观念深处的偏见——姑娘如果为广告当模特儿，那么她同时也象展览货物一样展览她自己，那么这也不过是个漂亮姑娘的照片，因为她是个外行，不会塑造形象，而好广告重要的是要有具体的形象。

只有一个方面迪姆达觉得自己比那些他见过的广告照片的作者们强，那就是真实感。那些照片里没有一张有真正打猎的气氛。就这样，在犹豫中度过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可突然他走运了。

最初迪姆达都是一人去打猎，后来他开始带着瓦尔德一起去，为此瓦尔德十分感激他，因为有了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这次出去他本来可以不带手杖，可他还是拿了。其实他可以什么都不带，因为在田野里迪姆达可以一直把他背到打猎的地方，而且迪姆达也可以把他从屋里背到汽车里，但是别人家窗户里总是有人在看，所以，从院子到汽车这一段不长的距离，瓦尔德总是自己来克服的。

他换鞋时，迪姆达走了进来。

“我说，”他有些忧虑。“你自己有没有暖和点的大衣？也许有位太太和我们在一起。”

“是不是玛丽娜？”不知为什么，瓦尔德想到了这个沉默寡言的女人。他认为，迪姆达所有的女顾客里玛丽娜比较讨人喜欢。她仿佛全身心地为自己到这个男人家里来而表示歉意，仿佛为此而懊悔，一清早就悄然无声地消失了。

“不，不是玛丽娜……她是……”迪姆达似乎拿不准这个女人的名字，因此始终也没说出来。“我请她去打猎，她同意了，不过她也许不能来……这是一位捉摸不透的妇人……”

他们冲出市中心的闹区，车开得顺当多了。

在一个大十字路口附近的人行道上站着两个妇女。她们正兴致勃勃地谈着什么，其中一个手里拿着网兜，另一个拎着背囊。

迪姆达刹住了车，喊了一声：

“向漂亮的女猎人致敬！”

他身上突然焕发出某种朝气，变得爱微笑，变得精神了。他从车里跳出来开门。别人会以为他很讲礼节，其实是

因为那不好使的车门销，为了让门关严要有一定的技巧。

女人们很快地分手了。那个拿网兜的向前走去，又回头喊了声：“祝你们一切顺利！”为此迪姆达还给了她一个飞吻。接着，迪姆达挎着另外一个女人，把她领到汽车前。苗条的身段，表情丰富活泼的脸蛋，由于爱笑的缘故，眼睛下面出现的细小的皱纹，长长的披肩发。按着时装的要求，衬衫上面套着一件织着彩色横条的绒线衣，窄窄的大腿紧紧地包在一条非常漂亮的牛仔裤里。美丽的女人显然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她很快地瞥了一眼瓦尔德，同样很快地说了声“晚上好”，就习惯地、舒适地坐到迪姆达旁边。迪姆达一边发动汽车，一边满意地打量着她的体形，试图猜出她的年龄。三十来岁，他判断着，尽管她的作派和穿戴使她看起来象个小姑娘。重新进入汽车的洪流是困难的，这要集中全部注意力，因此迪姆达没有注意到瓦尔德没有回答女人的问候，只是更深地陷到自己的座位里去了。

他是多么想见到木迪泰！所有这些年。甚至不是相遇，哪怕看一眼就行。哪怕是在街上，擦肩而过也好。他很少坐自己的轮椅出去，可就是那很少的几次，他也慢慢地向前滚动着车，自己还不承认是为了她。有时候，而且常常是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他突然发现某一个女人，他以为是木迪泰。有的是优美的走路姿态和不大的步距象她，有的是体形象她，还有的也有披肩发。起初，他每次都疯狂地滚动着车轮奔向下一个十字路口，为的是过到对面街上，为的是离她近一些。可是后来他不这么做了，只管在自己这一面向前滚动车，时而看着对面，直到确信这不是她为止。年复一年，想见到木迪泰的愿望

并没有减弱，可是他又不愿和她见面，和她谈一谈。这都是为了木迪泰。他不愿让她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两人的见面会导致这一点。当初是他自己不再给她写信的，但是木迪泰没收到他的回信并没有再另写一封信刺痛了他：她总应想到她写的头一封信也许在邮局或在他住的疗养院里丢失的可能性吧。

想见到木迪泰的愿望是那样强烈，以致于他曾一清早乘出租车到她家，让车停在大门对面，自己在车里等着她出来。司机们是不愿停着的，这样他们要亏本，因此，过后他们总是骂，或者报怨说应该事先谈好要在这里等着，他们不想为这些疯狂的主意干亏本生意。这样，每次半小时后就不得不往回走。而类似的出行他也只能一月搞一次。

在医院和疗养院里度过了好几年。木迪泰应是一个成年妇女了。他想，也许能看见她抱着孩子，或者和丈夫在一起，然而他只见到她的母亲，一个已经相当衰老的老太太。后来他在艺术沙龙里偶然遇见了过去的中学同学，据他讲木迪泰好象出嫁了，住的地方很远，几乎是在农村。

可不管怎样，在街上走时他仍然注意地看着两边。

“就象在牧场上开车！”当前面的一辆车没开指示灯就拐向另一行汽车时，木迪泰生气地喊道。“我叫……”她回转身朝着后座的男人说，刚才上车时没看清楚他的样子。

“我叫木迪泰……”

“是的，我知道……”

“瓦尔德，是瓦尔德！嗨，你的胡子真带劲儿，你真变了一个人似的！瓦尔德！”她响亮地、发自内心地大笑起来，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她还是原来的木迪泰，是当年因迟到而跑得气喘嘘嘘来赴约的她，是当年目光闪闪

地从体育场的观众台上向瓦尔德招手的她，是当年他登着舷梯上飞机，准备去另一个城市参赛时，怎么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忧伤留下来等他的木迪泰。

“你不喜欢我这胡子吗？”瓦尔德用食指在唇上摸了一下。“胡子很普通……很大众吗。”

刚才当他看见木迪泰在人行道上时，他的脑海里一下子闪过几十个念头。他以为木迪泰会怨他第一个开始不写信的，甚至设想她认不出来他。总之，他预料了一切，唯独没想到她的声音里会温情脉脉。

“你这几年跑到哪去了！我向所有的人打听，谁也不知道你的情况！这次见面真够突然的！”

“他象个蜘蛛似的躲在自己窝里，等待着好看的女人！”迪姆达说了一句，他刚才那一阵子的惊讶情绪已过去了。“不过我表示抗议！刚刚和一位美丽的妇人认识，就有人要从你手里夺走，不过您，木迪泰，不要相信他，他是个危险的人！”

“没关系，我可不是个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木迪泰又看了瓦尔德一眼，他发现，直到现在她才看见了他身边放着的木拐和手杖。这给她无忧无虑的声调带来了不安。她的声音神经质地颤动起来。

“你住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谁都不了解你任何情况。我们班的人三年聚会一次，一般都在金特拉那儿，她在萨乌尔克拉斯特当医生。阿斯特丽达已有三个男孩子，她是数学系毕业的……爱拉和卡吉克已经结婚了，现在住在文茨皮尔斯……我大哥也在那儿……卡吉斯一点也没变，还象从前那样爱说……而且将来也改不了这毛病！这我可以肯定……

…伊瓦尔先生是靠擦窗户赚钱，后来到工程处当施工员去了……我们总是想念所有的人，那些不在我们旁边的人。至于你呢，大家就更想了，你原来不是著名人物吗？这下子你可躲不掉了，你也得去和大家见见面！我把你的地址记下来……你有电话吗？”

“有的。”

“你看，这就更方便了。”

谈话开始时似乎又重新把他们联接到一起的桥梁开始晃动了。

第
二
章

“我们应当谈一谈，”康拉德对老太太说道。

“您说什么？再说一遍吧，我听不清……”

“我们应当谈谈，”康拉德又大声重复道。

“好吧，”老太太点了一下满是白发的头。“您问吧。我叫帕乌拉。”

“这里不方便。一会儿就会有人到这里来进行工作，我们会影响他们的。”

“可以到瓦尔德屋里或者去厨房。”

“最好去厨房，我从小就喜欢厨房”。

老太太走到走廊，穿拖鞋的脚擦着地面沙沙响。康拉德跟在她后面。

“有谁到迪姆达这里来过？”

“瓦尔德知道……我已经很少到这儿来了，做顿饭，擦一擦灰……岁数不小了，快八十了。”

厨房很干净，康拉德想，这可能是这套住宅里最干净的地方。

这时，老太太见到炉边有块土豆皮便

拾起来扔进桶里。

“迪姆达是个好人，可他总是不怎么走运……”

有人敲厨房的门，阿尔尼斯出现在门口。

“来了一个女人……要求见领导…最好是您，上校同志，和她谈一谈……这个人十分固执……”

“你们那边还要多长时间？”

“马上就结束了。”

“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线索吗？”

“什么也没有。”

“让那个女人进来。”

“到这里来吧，”阿尔尼斯朝走廊里说了一句，让一个女人从自己身边进到厨房，自己又回到迪姆达的房间。

这女人大约四十岁，与其说她苗条不如说她干瘦，穿戴很好，但很特别，鲜红色的高跟皮靴很扎眼。整个人象一根紧绷着的弦。她头一点算是和帕乌拉打了招呼，随即转向康拉德。

“我是他的妻子！”

“怎么，是妻子？”

“我是迪姆达的妻子。我姓迪姆达。”

“你姓兹尔达，是他原来的妻子，”老太太插嘴说。她的声音变得有力而严厉。

“据我所知，帕乌拉，他没有别的妻子，只有情妇！”

“您是想对我说什么吧？”康拉德问道。

“我想现在就拿到汽车证件和车库的钥匙。而且希望你们一定把房间查封。”

“真象个白兀鹫。人还没凉透，她就来了”，帕乌拉厌

恶地撇着嘴说，可兹尔达面目冷漠，装作没听见。

“迪姆达应该有值钱的东西和一大笔钱，”迪姆达的前妻解释道。

老太太在椅子上晃了一下，怀着毫不掩饰的惊奇看了她一眼。

“每月二百五十卢布……还有外快……为各种宴会和婚礼拍照，”兹尔达继续说。“这就应该攒下钱来！他总不能把钱给某些残废人吧！”

“不许你说瓦尔德！他自己挣得钱就够多的了！”

“我谁也没有责怪，我只是应当确认一下，这里的東西谁也不能偷走！”兹尔达见老太太嘲笑她，就闹得更欢了，

“是的，帕乌拉，我需要钱！我应该抚养他的孩子，这个浪荡公子、好色之徒的孩子！”

“可你除了绿帽子以外什么都没给他带来呀！”

老太太突然发出了响亮的、断断续续的笑声：

“你呀，兹尔达，可从来就没有钱，也不会有钱。你太贪财了！”

“首长同志，我能否现在就拿到车库钥匙？”

康拉德沉思地望着院内。人们还在不断地从窗中伸出头来，看样子是在等着看热闹。

“您也许能设想一下这事是谁干的？也许您怀疑谁？也许他有仇人？是否有人威胁过要报复他？”

“不知道。我对此不感兴趣。”

“可我感兴趣。”

“不过我确实不知道。除非哪个妒忌心强的丈夫。可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男人。尽是一些窝囊废！我都想象不出有谁